

天義報

本 號 目 錄			
圖書●女媧像並贊	社說●女子宣布書	●破壞社會論	●公論三則
學理●李卓吾先生學說	時評●四則	譯叢●五則	來稿●論女子受制之原因
雜記●六則	附錄●致留日女學生書		
殷何	大	陸	公
震	鴻	民	權
殷何	去	非	震
殷何	震	子	震
殷何	不	公	震
殷何	志	達	震
殷何	公	權	震
殷何	守	權	震
殷何	大	鴻	震
殷何	震	鴻	震



《天義》封面選

社 說

女子宣布書

The Feminist Manifesto

載《天義》第一號“社說”欄，一九〇七年六月十日，頁一至七，題下注“論著一”，署“震述”；“目錄”標題同，署“何震”。

嗚呼！世界之男女，其不平等也久矣。印度之女，自焚以殉男。日本之女，卑屈以事男。歐美各國，雖行一夫一妻之制，號為平等，然議政之權，選舉之權，女子均鮮得干預。所謂平權者，果安在邪？更反觀之吾中國，則男子之視女子也，幾不以人類相待。上古之民，戰勝他族，則係繫其女，械繫其身，以為妃妾。由是，男為主而女為奴，是為剝掠婦女之時代。繼因剝切易起爭端，乃創為儷皮之禮，故古禮所言納采、納徵，均沿財昏之俗，蓋視女子為財產之一也。由是，男為人而女為物，是為買賣婦女之時代。積此二因，由是男女之間遂不平等。今即古制可攷者言之，厥有四事。

一曰嫁娶上之不平等。古代之時，位愈尊者妻愈衆。如殷代之制，天子娶十二女，諸侯娶九女，大夫三女，士二女。至於周代，則為天子者有一后、三夫人、九嬪、二十七世婦、八十一御妻，豈非以百餘之女匹一男子邪？而後世之嬪妃，則更無限制。貴顯之家，蓄妾尤衆。其不平者，一也。

二曰名分上之不平等。男權既伸，其防範女子亦日嚴，創“一與之

齊，終身不改”《禮記》。之說，使女子終事一夫。又謂夫尊妻卑，夫猶天而妻猶地，妻不去夫，猶地不得去天。《白虎通》說。由是，爵則從夫，姓則從夫，而謚亦從夫，以女子爲男子附屬物。宋人因之，遂有扶陽鋤陰之論。其不平者，二也。

三曰職務上之不平等。中國“婦”訓爲“服”，象持帚之形。而《禮記·曲禮篇》亦言：“納女于諸侯曰備酒漿，於大夫曰備洒掃。”是古代之婦人，僅以服從爲義務。又創爲女子不逾閭之說，以禁其自由。後世以降，爲女子者，舍治家而外無職務，以有才爲大戒，以卑屈爲當然。其不平者，三也。

四曰禮制上之不平等。夫之於妻，僅服期喪；而妻之於夫，則服喪三年。非惟爲夫服重喪也，即夫之父母，亦爲之服斬衰；於己之父母，轉降爲齊衰，非所謂厚於所薄、薄于所厚者邪？且古代之時，父存母歿，爲母服齊衰，尤爲失理之尤。其不平者，四也。

略舉四端，則男子之壓制女子，昭昭明矣。夫以男陵女，猶可言也。女子而甘於自屈，抑獨何心？豈非社會之習慣、腐儒之學術有以箝制之邪？吾今以一語告女界同胞：男子者，女子之大敵也。女子一日不與男子平等，則此恨終不磨。試將女界所應爭者，分列如左。

一曰實行一夫一妻之制。如男子不僅一妻，或私蓄妾御，性好冶游者，則妻可制以至嚴之律，使之身死女子之中。其有既嫁之後，甘事多妻之夫者，則女界共起而誅之。若男子僅一妻而妻轉有外遇，無論男界、女界，亦必共起而誅之。

二曰既嫁之後，不從夫姓。如從父姓而遺母姓，仍屬不公，故生當今時者，當並從父母得姓。即雙姓並列是。俟滿洲革命以降，則男女均去其姓，以合至公之理。

三曰爲父母者，俱男女並重。視女猶子，視女之所出如其孫，一嬌輕女重男之惡習。

四曰男女自初生以後，即與以相等之養育。稍長以後，即^①授以相等之學術。既長以後，即與以相當之職務。無論社會間若何之事，均以女

子參預其間。

五曰如夫婦既昏而不諧，則告分離。惟未告分離之前，男不得再娶，女不得再嫁。否則，犯第一條之禁。

六曰以初昏之男，配初昏之女。男子於妻死後，亦可再娶，惟必娶再昏之婦。女子於夫死之後，亦可再嫁，惟必嫁再昏之夫。如有以未昏之女嫁再昏之男者，女界共起而誅之。

七曰廢盡天下之娼寮，去盡天下之娼女，以掃蕩淫風。

以上七事，非女子欲爭權利也，特以天賦之權，男女所同。男女同爲人類，若不能平等，是爲不公，是爲背天理。故女子之所爭，僅以至公爲止境。顧世人之所疑者，猶有三事。

一曰女子有生育之苦，而生子以還，又有鞠養之勞，故職務不可與男同。不知吾所倡者，非僅女界革命，乃社會革命也，特以女界革命爲社會革命之一端。社會革命既實行，所生子女，既生以後，即入公設育嬰所，不必自爲養育也。無養育子女之勞，所盡職務，自可與男相等。

二曰女多而男少，則行一夫一妻之制，轉屬不公。不知女子之多，由於女子不從事戰爭，而戰爭之役悉屬於男。男子日有死亡，故女多男少。今爲女子者，與其甘心爲妾，受辱而死，曾不若實行破壞，死于沙場，猶有日後之榮名也。故女子果實行革命，事平以後，女子之人數必與男子之數相等。

三曰男既多妻，女亦可多夫，以相抵制。不知女界欲求平等，非徒用抵制之策已也，必以暴力強制男子，使彼不得不與己平。且男子多妻，男子之大失也。今女子亦舉而効之，何以塞男子之口乎？況女子多夫，莫若娼妓。今倡多夫之說者，名爲抵制男子，實則便其私慾，以蹈娼妓之所爲，此則女界之賊也。

要而論之，男女同爲人類，凡所謂男性、女性者，均習慣使然，教育使然。若不于男女生異視之心，鞠養相同，教育相同，則男女所盡職務，亦必可以相同，而“男性”、“女性”之名詞，直可廢滅。此誠所謂男女平等也。近日中國之女子，欲爭此境，凡種族、政治、經濟諸革命，均宜先男子著鞭，勿復落男子之後，而男女之革命，即與種族、政治、經濟諸革命並行。成則伸世界惟一之女權，敗則同歸于盡，永不受制於

① “即”，原本誤作“既”，據文義改。

男。此則區區之見也。知我罪我，非所計矣。

破壞社會論

載《天義》第一號“社說”欄，一九〇七年六月十日，頁八至十二，內頁題下注“論著二”，署“去非子譯述”；“目錄”標題同，署“去非子”。本文主要觀點如“普通選舉者，實強迫之選舉”，西方民主並非真公，實行廢兵、廢財、廢政府，人人勞動，人人衣食居處均一律，與劉師培《廢兵廢財論》、《政府者萬惡之源也》、《人類均力說》等文觀點相同。

今日之世界，虎狼之世界也。虎狼食人于有形，人類相食于無形。試觀世界之中，莫不強暴弱，衆暴寡，智者詐愚，勇者苦怯，無一事合于公，亦無一言合于公，則是並虎狼而弗若矣。試推其原因，則以自社會成立以來，自古迄今，無一日而非階級社會，故人類亦日居階級社會中，不能自脫。今欲破階級，非舉固有之社會盡掃蕩之不爲功。蔽以一言，即破壞社會是也。譬如軀體染毒，非盡除其潰肉，則毒氣不能盡除。今之社會，與染毒之軀體相同。若徒改革一二事，不能盡掃除廓清，何異庸醫之留毒貽害邪？

今法、美各國，號爲民主之國矣，然统治者與被治者，階級未能盡除也；貧富之界非惟不能破，抑且變本加厲。富者奴傭工以增己富，因富而攬權；傭工爲貧而仰給于人，因以自失其權。由是，貧者之命懸于富者之手。名曰普通選舉，實則貧者並無生命權，其選舉之時，勢不得不舉富人，以仰其鼻息。則所謂普通選舉者，實強迫之選舉耳，與專制何異？乃號其名曰“共和”，吾不知其何者爲“共”、何者爲“和”也，則共和政體非公，明矣。

試進而言之，則今之言計學者，多倡土地國有之說。夫此說果行，似足奪資本家之勢力。然土地^①既爲國有，則必有分配之機關；既有分配之機關，則必有執政之人。如曰一國^②之民，當聽命于執政之人邪，則與

專制、立憲、共和之政府何異？豈非彼爲主治之人，而民爲被治之人乎？如曰執政之人，爲國民之公僕，爲一國人民所役使，則執政者日受命于人，與剝奪自由者無異，豈非民爲主治之人，而彼爲被治之人乎？故知土地國有之說，其名似公，而其中隱寓不公之制，亦不得謂之真公也。

今欲求真公，必自改造新社會始。新社會者，平等之社會也，無階級之社會也，亦無政府之社會也。夫此並非理想之言也，試就學理上言之。凡唯物學派、唯心學派，其理無不與此相合。唯物學派之言曰：世界者，物質之所造成也，則破壞社會，不過使物質易所而已。且凡爲人類，同爲圓顛方趾，則所含原質亦相同，何以有貴賤、貧富之異？況萬物並生宇宙中，不聞有物爲之主持也，何以各適其生性？則人當受治之說，亦可援此說以破之矣。唯心學派之言曰：世界乃心之所造，凡所謂善惡利害，不過援吾之幻心而生耳。幻心既非真心，則幻境亦非真境。若信心而行，欲造何等之世界，均可任心所欲爲，況于破壞^①社會之區區乎？是改造社會，乃案之學理無一不合者也。

試更即目前之勢言之。強權橫行，白種驕逞，倡帝國主義之說，以蹂躪弱種。驅使之虐，雖牛馬無以加。不獨一國之中有階級，即此國對于彼國，亦有階級之見存。而學士大夫，妄逞功利之譚，以自利爲主，利則歸己，害則歸人。其視平等之人，均以機心相處，以勢力加陵。長此不改，則道德腐敗，天理消亡，爲豺虎所羞，爲有北所不受。非實行改造社會，安能挽此狂瀾？是改造社會，又迫于時勢不得不然者也。

雖然，欲改造社會，此事之出于建設者也。然建設必由于破壞，故處今日之世界，當以破壞社會爲人類共有之義務。其破壞之法如左。

一曰廢盡天下帝王、大統領。

二曰廢盡天下中央官吏及地方官吏。

三曰廢盡天下世襲爵位之人。

四曰廢盡天下之議員及公共團體之執行員。

五曰廢盡天下資本家及有財產之人。

① “地”，原本奪，據文義補。

② “國”，原本奪，據文義補。

① “破壞”，原本誤作“破壞”，據文義改。下“其破壞之法”、“均有破壞之責”、“必先從事破壞”、“破壞社會者”同。

欲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访问本网站：

<https://thenewnushu.hotglue.me/heyinzhen>

<https://thenewnushu.hotglue.me/>